

石洞突围

□吴当鸿

1947年，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，国民党军队则由战略的进攻转入战略的防御。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确保华南，强化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，同年9月，委宋子文接替张发奎、罗卓英的广州行营主任、广东省主席、广东省保安司令，将党、政、军大权集于宋氏一身。宋子文主粤后，扬言“广东治安3个月有办法，6个月见成效”，一方面召开“清剿”会议，制定“清剿”计划，起用失意军人及地方反动头目，收编土匪武装，增编保安团队，补充残兵败旅，成立“剿匪指挥部”“剿匪指挥所”，更换各县县长，从省到县实行“军政一体化”。一方面加紧“三征”以支撑反共反人民的内战。经过一番准备后，于1947年12月开始调动兵力，对广东人民武装发动第一期“清剿”，方针是“肃清平原，围攻山地”，“分区扫荡，重点进攻”。

中共中山特派室在组织袭击唐家国民党警察分驻所后，各武装化整为零分散原地。凤凰山武工队按计划分散活动，队长吴当鸿和副队长梁泰猷等6人留在凤凰山石洞掩蔽。这凤凰山石洞是个天然花岗岩石洞，石与石互相垒叠，层上有层，洞中有洞，洞内还有沥沥泉水。岩石的间隙都是出入洞口，洞口弯弯曲曲。主洞口上面的大石壁刻有“洞天福地”几个大字。洞外野藤覆盖，周围荆棘杂草丛生，平常我们武工队把一些粮食、弹药、简单生活用品均藏洞内。武工队常在此宿营，在洞前石头上教战士学文化、讲形势，研究工作。

1948年1月18日（农历十二月初八）早晨，即我武工队袭击唐家警察分驻所后第三天，国民党县保安第二营第六连陈汉飞部100余人突袭杨寮村，包围凤凰山地区。此时，梁泰猷、周棉、阮通、蔡保和我等6人在研究工作，突闻附近传来“砰、砰、砰”3声枪响。我们立即意识到敌人又进山“清剿”了。梁泰猷和周棉马上到洞口观察情况，发现一队敌人正在对面追击我工作人员杨日仪。情况紧急，我们立即做好作战准备。很快，敌人冲到了石洞顶部，前呼后喝，到处搜索。我们用以进洞的木梯被敌人搜出来了，他们就用绳索将一个敌兵吊下去把木梯摆正。一队敌兵随即顺梯而下，向我埋伏地的左侧洞口窜进来。他们发现我们睡觉的床板和铁箱，以为有横财可发，你争我夺的把铁箱拖出洞口。打开其中的一个箱子，只见里面全是《国际共运史》、《中国革命运动史》、《群众》杂志、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、《大众哲学》、《华商报》等革命书刊。另一个箱子则全是大米、咸菜，并无其他东西，敌兵大失所望，破口大骂。

上午10时左右，敌军再次进洞。一个班长手握刺刀，腰插木柄手榴弹，由上而下。我们已早在洞内3公尺处的一块横石用毛毡双重铺叠作好防御阵地，蔡保、周棉在正中，梁泰猷在左，我在右，联成一线。阮通和周仔在后作应。不一会，敌班长的脚已伸入洞内，正准备往下的时候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我们的枪响了，正中敌兵腹部。“哎哟，救救我啊！”上面的敌兵听到枪声，即乱作一团，气急败坏地争着上梯逃命。待他们惊魂稍定，才有几名敌兵在长官的差使下，将伤兵抬出洞外，再用床板抬下山去，但半路上已一命呜呼了。敌人被迫停止了进攻。洞外一片寂静。下午4时多，敌军大量援兵到达，计有：县保安第二营第六连陈汉飞部，第三营第九连黄伯灵部，另调动五、六区的下栅、唐家警察所、分驻所警力，康济乡、香山乡的联防队，乡警队和地方反动势力共约600人。敌兵占据山头平地，建岗立哨，放置警犬，夜间在石洞周围悬挂煤气灯，入夜灯火通明，犹如灯光夜市。我们沉着镇定，伺机而动。突然，洞口周围火光冲天，火势逐渐向洞口蔓延。原来敌人“投石问路”不行，竟采用火攻。一瓢瓢的汽油向洞内泼，火舌向洞内喷吐，浓烟滚滚，洞石被烧得火烫烫的。敌人还借助火势，拼命向洞内投掷手榴弹，顿时弹皮、石碎横飞。然而在这险恶的情形下，我战士坚守阵地，岿然不动。

敌人以为一轮火攻和投弹，我们不是被炸死就是被烟火熏死了。于是，在下午6时，一

群敌兵再次鬼头鬼脑地向洞口接近。但到了洞口，再也不敢向前迈进一步，只是吵吵嚷嚷，大骂一顿。不久，听见一个当官的大叫：“谁下去（进洞）回来晋升一级，奖款 100 万！”回应的只是嘘张声势地大喊：“缴枪不杀！”但谁也不敢进洞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一个手拿短枪，身材高瘦的匪排长骂道：“你们都是胆小鬼，看我的！”刚冲进洞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被我们的子弹打中了腹部，立即倒在洞口离我们 1 米的地方呻吟挣扎。我令周棉立即给他再补一枪，结束了他的狗命。

夜幕降临了。一片哭哭啼啼夹杂着吆喝声，由远而近。原来，敌人到村中抓来一些妇女，迫她们进石洞替敌兵收尸体。我们一边作好战斗准备，一边叫那些下到洞来的妇女不用害怕，并协助她们把尸体托上洞口。晚上 9 点多钟，敌人用枪迫着杨寮村甲长杨彬（白皮红心，长期支持我们的）进洞劝降。杨彬进洞后，趁机向我们报告了洞外敌人的兵力和布防情况。送走了杨彬，我们即研究反击突围的方向、路线及联络点，迅速行动。由于天黑，加上洞内地形复杂，我们在黑暗中摸索，小心地迈过洞内小坑，一洞过一洞，转来转去，爬了一个晚上，却只是在洞里转了个大圈，又回到了原处。此时已凌晨 4 点多钟，反击突围已是不行了，只好在原地坚持，待机行动。

曙光初露，四周寂静无声，一阵阵烧焦了的灌木和野草的味道飘进洞来。我们坚守着阵地，随时准备与敌人搏斗。饿了渴了，就喝洞里水溪的水。又坚持了一整个白天，时间过得特别慢。夜幕覆盖大地，敌人又出动了。他们抓来杨寮村的村民，用枪押着他们先进石洞，敌兵则跟在后面，摸进洞来，占据了我们原来的阵地。为了不伤害群众，我们只好退到洞内的第二层。就这样一直相持到次日凌晨，敌人才退出洞去。这天的反击突围计划又被打乱了。

第三天白天平静地过去了。晚上我们围在小油灯旁，商议突围的方案，决定从靠洞顶崖壁的洞口反击突围，由阮通打头阵，我排第二，梁泰猷排第三，其他同志依次跟上。外面漆黑一片，北风呼呼。当接近洞口，我用手拍拍阮通脚，示意他踩着我的肩膀往上攀。阮通到达洞口时，脚踩在一块松土上，连人带泥一起跌下来。敌人哨兵听到了响声，即刻开枪射击，我和阮通不得不向后撤退，梁泰猷则趁机从另外的通道冲了出去，突围成功。这时洞内剩下 5 个人。

第四天，敌人发觉了我突围的意图，采取加强岗哨和“昼睡夜扰”的战术，妄图把我们困死在洞内。经过几天艰苦的斗争，大家都饥寒交迫。为了保持体力，我们便吞食水泡的纸张和长在洞口里边的野草以及饮洞内溪水充饥。夜里，敌人又进洞内搜索，电筒强光四处乱照，我们埋伏在石洞的第二层。敌连长在洞里大喊大叫，气焰十分嚣张。我们瞄准了敌人，射出愤怒的子弹，敌人慌张地还击。经过一轮枪战，敌人被我们击退了，我们重夺阵地，坚守在洞内。

第五天晚上 9 点多钟，敌人再冲入洞内搜索，我们又被迫撤退到洞内的第二、三层石岩潜伏。一个敌兵慢慢地向我埋伏的地方搜索过来。我屏着呼吸，待那敌兵走近，一个箭步冲过去，用枪顶着其胸口。那敌兵在突然袭击下，惊慌失措，连连求饶：“大佬，我都是为两餐啊！”此时，埋伏在附近的周棉为保护我的安全，冲了过来，猛地将我往后一推，用身体掩护着我，同时用枪指着敌兵的脑袋。那敌兵吓得连连叫道：“前面无路，前面无路，前面无人。”转身后退。直到深夜 2 点多，敌人才撤出石洞。

第六天，敌我双方对峙了一整天。

第七天凌晨，我们趁敌人还没进攻，抓紧商量如何突围事宜。大家认为，我们已经坚持 6 天多了，无粮充饥，再下去恐怕身体不能支持，再不突围出去，只有束手待毙，我们要抓紧敌人开始厌战和麻痹的时机，必要时以火力强攻拼搏冲出去。并决定反击突围方向和路线，以及将银坑作为反击突围后第一个联络点，正坑为第二个联络点，再就是转移到五桂山。

下午四五点钟，我爬到石洞口，透过石孔仔细观察敌情动态、哨位、集宿地……然后转回来，向同志们作了介绍，要求大家作好战斗准备。大家斗志昂扬，表示宁死不屈，死也不

当俘虏。

夜幕降临了，我们由洞内底层往洞面靠山边方向爬，集中在突破口的山岗外面观察敌情。此时，月光皎洁，山上的草木依稀可辨，只见一敌哨兵肩上扛着枪却坐在石头上，不时发出一阵咳嗽声。不远处又有一个敌哨兵握着枪踱来踱去，东张西望。附近山头水涧，也有敌人在巡逻。而小坡上搭着的那些敌人的临时哨棚，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敌兵。

时钟指向 12 点，我们开始向外反击突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周棉一马当先，“扑”的一声跃出洞口，沿着石崖边冲过去，我随即低姿跃出。阮通跟着我也冲了出来。很快，敌人哨兵发现了我们，即向我方开枪射击。枪声惊动敌群，敌军立即发起向我们四周围过来。我战士临危不惧，坚定地给敌军以还击，趁敌军混乱之际，我们冲出了重围。另 2 人未跟上。

翌日，我与周棉、阮通在银坑村会合，历尽艰辛，重新相聚，大家都尽情享受着重围战斗胜利的喜悦。遥望云雾缭绕的凤凰山主峰，感到今后的责任更重大，路正长，但曙光已经出现。

（选自《中山党史》2003 年第 2—3 期）

中山党史